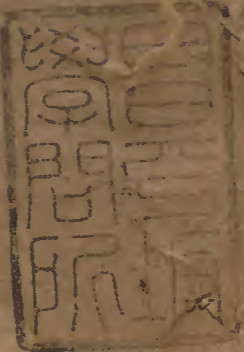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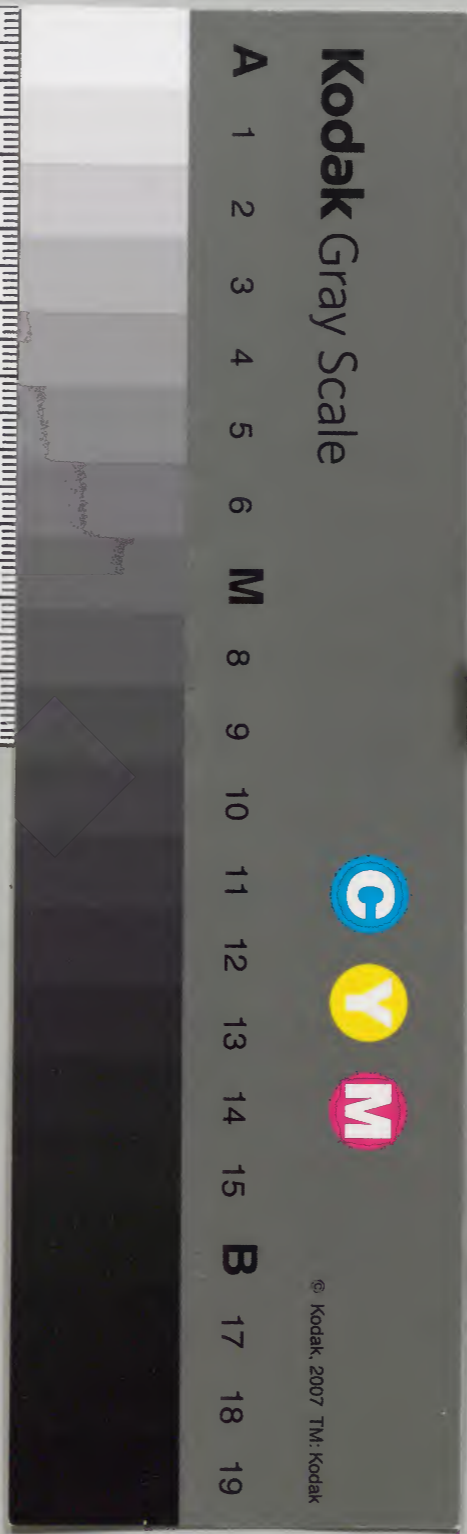
東萊石氏博議



漢書門			
二〇五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〇五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類	號	冊	架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1
冊數	4 (2)
函號	274 140



東萊博議卷之二

古絳張文炳明德氏評點

鄧一錫請殺楚子

淺草文庫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醫語之謂六氣者，致疾之原，必使無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

際端汝視履。齒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
診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
汝師旅。四隣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
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
然欲殺之。何其疎也。抑不知亾鄧之原。曷嘗專在於
楚乎。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
道伯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
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
而不憂。顧以隣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

行○層○辨○若○絕○去○變○積○文○最○切○

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五憂者。未
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眾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
策。使鄧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豈獨一楚哉。必
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隣。不可亦迂矣。嗚呼。四隣固
不可盡吞。縱盡吞之。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秦不亾於
六國未滅之前。而亾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亾於南
北六一之前。而亾於南北既一之後。亾國之釁。夫豈
在於隣敵耶。三甥之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憾鄧
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已也。用此

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
 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
 豈無放桀者耶？桀為萬惡，僅有不殺湯之善耳。反自
 以為失，是恥一善之尚有，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止而享之，驪聘
 三甥，請殺楚子曰：「亾鄧國者必此八也。」鄧侯弗
 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滅之。
 張明德曰：借古人之迷謬，伸吾道久安長治之策。
 炳炳烺烺，遠則賈山之至言，近則宣公之奏議，庶

可與方駕齊驅，至其文氣疎古絕去，排比之習，又
 其餘事。

魯莊公圍郟

奇情至一理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
 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
 勇也。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
 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
 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
 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

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魯同伐邾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歛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

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也反畏怯而俛首爲讐人之役坐視其取邾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在已修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爲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

者。不論力君父之難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讐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其務修德以待時乎。

茅鹿門曰大凡取趙文字須要反復下。難使他分疏不得。方為有體。此文深得之。

孫執升曰勇者不欲校。怯者不能校。莊公不敢校耳。讀之發笑。兩段設難。層層折倒。直令入地三尺。張明德曰心敵二字直透紙背。更妙在以義字作關紐。則大勇小勇不辨。自知君父之仇不報而復。

通於齊駁得倒末一結更爲後人開一救失法門
傳世行遠夫復何疑

妖祥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習也、君蒿懷慄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乎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

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怪則辨之常則輕之、辨不知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耳而形、形者卒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所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爲而明、雲雷何爲而起、山河爲而峙、海何爲而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文愈近、其理愈遠、其

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怪者有深怪者存焉吾
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尙莫知其端倪反欲
窮其辨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豈
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
所以見使待味於飫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
亦將釋然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問又
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
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
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

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鬼
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
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
纓正冠不改其操則人鬼生死之際子路其自知之
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
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則
吉羣疑凶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隣於明明隣于幽初
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孤子然獨立睽幽明而爲

兩塗。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引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爲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爲一耳。猶陽之發見。陰氣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爲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則爲雨。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爲一。則羣疑。凶融通。湛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聞。豈非遇雨而羣疑。凶者乎。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

左氏所載妖祥之事。凡數十條。今以文多不錄。邱瓊山曰。引睽之文。以贊子路。文字恍然惚然。一似左氏。一似莊子。

張明德曰。識踞題巔。理超象外。黃鍾大呂之音。不似錚錚細響。

齊魯戰長勺

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聽訟。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濶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

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彼之亂。機權韜畧。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濶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不敢肆足者。脚轡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脚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性。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之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捨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

者。至是皆渙然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見。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苟非豫暇之時。深恩固結於法制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爲衛政。刑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刑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親刑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臣之所以脫君也。夫人在縲絏之中。鎗銖之惠。有若鈞石。

子羔特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無哀矜之實、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死、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耳、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後人之言戰不同、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行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昔晉士蔿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柳宗元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

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焉足以知之、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入見、問何以戰、云云、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戰於長勺、齊師敗績、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孫執升曰、戰刑之大者也、折獄自可通於戰勝、如此論戰、王道存焉、故以得民心結之、

述

張明德曰、王道以得民心為本、非獨論戰然也、然古今常勝之策、卒不出此、此先生之文、能於小中見大、字字皆廟堂勝算、不當以應試小伎目之

宋萬弒閔公

陞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術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遯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衰

一本亥作氣

待

以折其驕、嘲誚調浪、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腑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士遇之、其斬侮之者、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得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劇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漢高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略霜

東坡傳義

卷之二

二

倪

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為公孫術、縱則為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漢高之術、可為至矣、猶有時而窮、故嫚侮之患、卒於末年、此所以厭後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縱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

卒下有見字

綴

車東山之詩、雨雪寒衣、草木禽蟲、僕馬衣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漢高明遠、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莊公十一年、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十二年、宋萬弑閔公、

孫執升曰、蘇家作文自誇、縱橫如意、行乎不得不

行止乎不得、不止、果是妙境、而談理處、往往排宕、如此等文、精警、細密、一線不走、有老泉之嚴謹、無東坡之佚蕩、髯、雖善諱、不得以道學先生易之也。○通篇以鼓母豪傑立論、以拘縱二字作骨子、張明德曰、轉折明快、落墨如獅子踞地、通身有跳擲之勢。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桓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

知、人臣之叛君、卽讐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讐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今日爲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爲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臺、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泯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旣不爲人所愛、亦不爲人

所憎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
易察其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
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
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說則苟據
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借亦君也盜亦君
也讐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
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
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
自謂無咎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

日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
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
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繁之
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
舍我請納君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傅
瑕使謂原繁曰傅瑕既伏誅矣且寡人出伯父
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苟主社稷
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

召君者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
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王鳳洲曰立議正大吐辭雄渾有學之文也
張明德曰後世如馮道輩便是原繁榜樣此中立
之罪所以不容於聖世也文能推勘隱微洞筋濯
灑燃犀懸鏡不足喻其明也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天特寄
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

乘卒之雄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周惠王
誤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
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
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
矣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
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
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啟其僭心晉文遽敢爾
耶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
其下所以衛其上也况公侯之近乎吾觀儒者之議

論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

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號公晉侯朝王、並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各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張明德曰、起手謹嚴、末段引喻、有波搖石動之致、出奇制勝、是文之有意驚人者

鬻拳兵諫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

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已、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脇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脇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脇、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

別

諫吾職也、聽非吾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爲悖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將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則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道、欲後世之、何其與聖

而修於後。墮。若是之煩且勞也。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况動干戈於君側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羣臣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巧者

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莊公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

張明德曰。主腦只在結末一道字。通篇却不說破。而層層變換。曲曲折折。都只為一道字伏脉。蛛絲馬跡。草蛇灰線。不足以喻其妙也。

卜筮

物莫不能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

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沌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印券符籙。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宇。古今來往之宙。聚散倏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疢癢之於我身。觸之即覺。于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螢惑德星。攬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察之。醴泉瑞石。川沸水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翫而占之。方功

易

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爻已彰。龜既灼矣。著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混融交徹。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著。已爲煩矣。况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

味

于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二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踈。傳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已。或者以左氏所載巧發奇中。動心駭目。而不知起隱訖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驗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于書者。吾

、扼、要、爭、奇、處

句

意不啻什百千萬於此也。謂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如穆姜荀瑩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擬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者。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僂旬之應。僭也。實沈臺駘之祟。妖也。彼龜著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耳。龜著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偃者曲而蹙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左氏所載卜筮有驗之事凡十數條今以文多不錄

孫執升曰吉凶禍福何憑可憑者人心耳可為洞見本原之談掃盡瞽史之妄

張明德曰眼大如箕識高於頂纔能作此等文字今人局於拘墟之見毋怪乎格格不吐

曹劌諫觀社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威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子之弑齊君史氏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鉄鉞有傲筆鋒益強威加

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
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
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喪
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饑日之後陽谷賔日之
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日
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晉戕晉
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
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法君舉不書簡編
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

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
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云
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孫執升日開口說破主意不作承節斷結本題以
後陽論直史之功
張明德曰通篇揚抗史官正喻夾發言之亶亶此
先點題後發揮之法擬之兵家可爲制勝之師

晉殺其世子申生

開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蔦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蔦何與焉。士蔦問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威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蔦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

蔦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蔦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蔦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蔦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蔦其

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而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

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卽爲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

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卽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憂乎驪姬。莊公二十三年。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偏上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去之。二十四年。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二十

五年。士蔿使公盡殺羣公子。乃城聚而處之。久。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八年。初。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申生。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奚齊。譖申生。縊死之。

汪南溟曰。名理之言情辭俱切。穆獻有知亦當涕泣領之。

孫執升曰。開隙乘隙善於立論。寃得到斷得定。又推出私字愛字真字總之。滅其天性故至此極。朱字綠曰。前半罪士蔿逢若之惡謀殺羣公子。以

為倡後半極言殺人之子即自殺其子雖截然而
即總是一意貫穿見人君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骨肉之間不可先啓戎心也
語多警切可以垂戒萬世

張明德曰自古篡弑忌嫉之禍未有不先後一轍
者天道好還而彼昏不知猶日逞其私愛私憎亦
未嘗知有此等文預為若輩作棒喝耳

齊侯救邢封衛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 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名

何為而可憂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
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
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
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
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
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王
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七不極則功
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
功必張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

遷邢於夷儀狄以僖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
 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
 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
 吾亟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隣之常耳其迹必不甚
 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霸
 哉先饑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
 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頽都邑已傾屠戮已
 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蹙顛頽之中
 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

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
 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
 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
 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
 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
 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
 欲張吾之惠多人之虐而欲明已之勲是以萬人之
 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

未入於井既入於井之
論千古之卓言使
私心微創公心安順
足為一篇之要領

一發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
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
觀俟其既墜乃蹇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
再生之恩鄉隣必以為為過人之行義槩凜凜傾動閭
里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隣不稱
若大不佻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寧遇後
一人耶噫此王霸之辯也

閔公元年狄人伐邢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
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閔公二年

狄滅衛立戴公以廬於曹僖公二年諸侯城楚邱
而封衛焉

張明德曰王霸之分只在誠偽二字此文推勘至
隱將霸者計較心事曲曲寫出何啻秦鏡高懸

晉仲言晏安

一篇曰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晉仲告齊威公之言

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八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
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意者仲
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

宴

姑

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醜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為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翫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

皆宴之上二有自業之根字

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頂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雖然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眾入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眾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寧。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

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

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云云王鳳洲曰冷棒熱喝最可發人深省

張明德曰至理名言如霏玉屑春雷耶晨鐘耶結末一段尤足以藥平鈍而發庸懦真足以傳世行遠

齊仲孫湫觀政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

此昔之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漁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其政者始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利口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諱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以堯之儉餘千年而為晉是流風遺俗攬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

東坡博議 卷之二
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
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
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
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
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數指何物
以爲周禮耶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
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
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
宮流於涑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備乎其文也洋

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
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理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
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
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
謂善覘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
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
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
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
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

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隣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爲迂濶者、累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因已成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耶。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尙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負其風俗也。悲夫。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兼周禮、周

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張明德曰、政成於上、俗化於下、風行草偃、理之常也。如先世遺澤深遠、民間淪肌浹膚、雖一時政或不經、而民俗猶敦古處、此國家之幸也。末路致望魯君、感慨作結、具有曲終江上之致。

晉里克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能相有、則不得不爭。父子之出於天性、不可相無者也。故於不

可相無之中而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於不可相有之中而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奸蓋兩間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醫之於疾未嘗偏助一藏之氣至於治癱直則潰肌流血無所愛其視五藏則若騎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讐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况當國家危難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

之一勝剛者可能也若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太子申生之將廢也獻公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告以君之嗣適不可帥師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告父以慈君子論小人則必謂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怒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怒

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

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公之優施通於驪姬驪姬曰吾欲爲難安施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

曰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歌曰服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秉鈞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作

孫執升日不衫不履無首無尾磊磊落落集中最
高古文文字然亦是變格

張明德曰此文後半有脫簡處以未敢割愛故仍
之

衛懿公好鶴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翫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
未嘗不撫卷而竊咲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
見其頂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
浮華之奇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其中

奇橫

亦何以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
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螽起泉湧禹行舜移者肩相
摩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栢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
者奇橫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銜鬻者
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
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
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
傲晚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
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机上肉奇橫是亦懿公之鶴

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
 國始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
 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杖梧是亦懿公之鶴也可憐是數
 國者平居暇日所專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
 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
 患難則異於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者處
 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
 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為禽載于易

播于詩雜出騷人墨客之詠其為人之所貴重非片
 禽匹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豈
 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于處非其據而已以鶴
 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
 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何如耶吾于是乎有
 感

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余焉能戰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凌以棟曰音響悲壯頓挫婉約此集中不易得者
故人多喜讀之

鍾伯敬曰借懿公之鶴而痛掃浮華之士有無限
淋漓感慨

孫執升曰因衛有鶴而人者遂指出古來許多人
而鶴者爲下痛棒而其文雄博奇麗如初脫稿持
世名世卓然不朽

朱宰綠曰懿公以好鶴亾國本人所不齒忽轉出
未可輕便是奇絕提出人而鶴者以齊漢晉梁實

之再加兩層收束結到處非其據淋漓憤嘆足破
千古所養非所用之感至文奇文

張明德曰東坡之文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此殆過
之想先生落筆時定有無數雲烟繞其筆端

齊寺人貂漏師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霸其
深戒痛絕以爲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
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威
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

雨字及雨字誤
也

東齊十言 卷之二
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
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耶則仲爲負威
公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公爲負管仲
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
謂寺人貂者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威公游宴
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洩軍事則正
犯仲之約矣爲仲者盍質威公以素約尸貂于軍門
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舉
棊未竟斂手而甘敗者國棊也倒僭空枰大敗塗地

爭猶不止則棊之下者耳仲國棊也先自見不勝之
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使待舌敝力屈
然後始肯處不勝之地亦何以管仲爲哉仲始與威
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
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
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
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
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望耶仲急於功
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爲是約至漏

師多魚之時固已嘿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威公勉聽其言而逐貂然逐貂之後在公左右者必擁腫執掌而後可耳威公左右誠皆擁腫執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迫屨稿乾曾不得少享為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逐貂之後

威公亦可持右券而責管仲之負約矣仲之隱忍而不爭者此也曰貂始進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威公所以去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云乎迨仲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諛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

卒開禍亂之原庶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管仲輔威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耶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偕仲屬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詆霸者必曰尚功利五霸威公爲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丘瓊山曰問得明辨得盡引喻的確誠千古快
之論

楊升庵曰識見高卓筆力遒勁故字字直刺入小
人之骨

孫執升曰約者市道也首拈一市字括盡一生心
事括盡一篇主意始與君爲市繼與小人爲市終
以國爲市故功利二字猶是譽詞千古霸佐之術
一特敗露

張明德曰人臣事君私心未化未有不走入此等

路上去所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由此
之故文勢如風發泉湧不可端倪結末并將功利
二字不許霸者占去奇論得未曾有

鄭孔叔申侯

爲世俗之說者曰狗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
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禍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
是以有幽繫之禍亂世之不利爲善猶治世之不利
爲惡也子欲爲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傲災荒而輕
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砥鑽乎如曰未能盍亦隨時

上下以微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十人而九
矣噫是果何道以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偽蠱起之時
也狗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
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冶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
以藉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
終始至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移趨利且齊且楚
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
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偽之時所謂
升之春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

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傳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傳敗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鑄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筆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

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讎輩讎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鈎。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嗚呼。小人者毋以渴亂世為幸哉。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四年齊伐楚。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

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五年，陳轅宜仲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王鳳洲曰：反覆証辨其勸君子而戒小人者至矣。張明德曰：非有上下千古之識，正是不能道隻字。等誦一過，輒欲下拜，善乎朱字綠之評曰：萬曆時。

黨禍雖作，小人附會，權勢不過斥逐君子，未能大得志也。即小人之禍，亦不過斥逐其身而止。及魏奄用事，小人誅鋤，君子駢尸牢戶，此時貪大者家大詐高者位高，其得志甚矣。然未幾而烈皇御極，或正典刑，或錮逆案，豈非納之死地者耶？治世深愛小人亂世，非小人之幸，不誣也。

齊伐楚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



東坡志林 卷之二
安也一旦爲人所發情得計露何辭之敢爭其所以
旅拒不服者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之罪也治小人
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惡未足以深陷
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
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
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
爲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
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爲虛惡彼
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爲虛罪則爲小人者

共

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僞而
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譎乎齊威公與
管仲爲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其責職以討之則適
投其病楚必稽首而知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其責
職之罪爲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
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
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人肯坐受其責乎此
所以來水濱之侮尚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
以小人而誘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

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
一事之誣也大小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
方疾小人之爲誣而復効其爲誣亦何以服彼哉惜
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
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以自
尊罪未有先焉者也威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
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其僭王必無反爲楚隱
之理今恬不知問是必不之見也人之求墜簪者簪
橫吾之前或替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匿哉心切於

求則目眩於視也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茅鹿門曰溢毀豈獨爲小人藉口徃徃釀成莫解
之禍伯恭此論最深最透

孫執升曰篇內自解之資一段透情刻理字字精

金美玉

朱字緣曰甚其惡而反以輕之多其罪而反以薄之從來未經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耳學者不可不知看博議小小結構凡創議處必是前人未有後人不到故爾可傳

張明德曰先正論文如人欲在高處立濶處行我讀茲篇而尤信

楚文王寵申侯

奇論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人情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為奸邪朕獨不覺其然是德宗之用杞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林甫之妬賢嫉能反

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謂之人情不可也是知意在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受欺者其罪小欺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爲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姦如見肺腑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用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

文 譌

揚一化怒

知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女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爲大誠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笑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慢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明皇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尙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

恃一化持

乱也不見其奸而不怒者、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奸、安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奸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奸、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奸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恃、其力既堅、雖良知不能奪也、吾故論發之、以為善惡淺深驗、

僖公七年鄭殺申侯以說於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

公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勿可改也已

張明德曰起手故作驚人之筆以後層七駁發如剝蕉心如抽繭絲極行文之能事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心之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古之學者為己非以人不足為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人之可為也、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未有出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

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名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止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作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為善既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烏可恃耶管仲諫威公之受子華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不為惡及持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

史籍焉放意而不復為善邪不導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制內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則仲之說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為外也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知哉

僖公七年盟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使太子驪聽命

子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六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父子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化

徐揚貢曰筆力峭勁春秋左史記事之書東萊先生說理至精細處直傳聖人心法可謂說經之宗

孫執升曰通天下無非已不見有人之可為曰聖人之心萬物皆備是論學絕頂語曰此豈管仲所知哉先生蓋為後學說非為管仲說也文特簡粹簡靜

朱寧祿曰諸篇以奇快見長此獨精醇然

東坡詩集

卷之二十一

氣亦未嘗減

張明德日文特精絕諸評已悉我無以易之

